

黑脸

竹 乙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竹乙，曾经的笔名是云竹、轻风，户口簿上的名字记载是陶常云。出生于“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上学，停课，复课，下乡，回城，上班，是这个年龄段的人逃避不了的一段行程，也是一段丰富的人生阅历。上班后就成了一名煤矿工人，且每天乐此不疲地享受着这种生活。近年来，工作之余也曾拿起笔来写上几段文字，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作品，并出版了散文集《中秋听月》。《黑脸》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抚顺市作家协会会员。

黑脸

竹 乙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竹 乙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脸 / 竹乙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313-4772-9

I. ①黑… II. ①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34195号

黑脸

责任编辑 姚宏越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 数 341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师大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772-9

定价: 42.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6902622

一 大斧子升井

辽北山区擂鼓台山麓，一处高耸的井架上轮子在匀速地旋转着，远处堆得山一样的煤炭向外散发着缕缕的蒸汽，煤堆里偶有星星点点的琥珀泛着微弱的光，刚刚退去的晨雾还未走得太远，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碴。人们还在家中热炕上的被窝里酣睡着，矿山新的一天悄悄地开始了。

随着绞车马达一阵急速的轰鸣，钢丝绳与轮子摩擦发出刺耳的吱吱叫声，在人们的耳膜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声音的时候，沉重的罐笼喘着粗气咣当咣当地被从负四百米井下拽了上来，“哗啦”一声罐笼的铁门打开了，一群头上矿灯闪出微微红色光亮，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煤灰的黑脸伙计们依次地走了出来，他们从几百米井下带上的煤尘飘浮在灯光或是透过一扇扇的窗户折射进来的太阳光线的影子里，像蝌蚪一样轻轻地蹿上蹿下地在空气里飘浮着，好像还不太适应地面有些干燥又有些躁动又过于明亮的环境，一时半会儿都落不到地上，往下飘着、飘着，又往上蹿着、蹿着，往下飘着、飘着，横向蹿着、蹿着，往下飘着、飘着。往这些人的脸上仔细瞧去，一群的黑脸，一样的黑脸，一张张黑脸，涂上一层墨汁的脸，撒上一层煤灰的脸，黑乎乎的脸，油汪汪的脸，黑脸交错地在井口工作人员的眼前晃着，晃着。辨不出这帮黑脸伙计们的五官，看不出他们的表情，弄不懂他们的心思，更辨不出眼前的诸位姓氏名谁，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疲惫至极，不知道他们的脚步为啥还那么铿锵有力，不知道他们心里想着什么。只有在他们相互大声说话的时候，才能看到从嘴里露出的白色的牙齿，这牙齿的白色在这个时候恰到好处地与全身上下黑乎乎的颜色形成的反差是那么强烈，好似昼与夜的对比，又好似一弯明亮的月牙透过漆黑的乌云悄悄地闪动，世界上的反差巨

大都凝聚在这一张张黑黑的脸上。

只见一位背上背了一把大号长柄斧子，手里拿了一柄长把木锯的黑脸矿工，雄赳赳气昂昂地晃着身板走在了伙计们的最前端，有点器宇轩昂、无所畏惧的架势，嘴里带着自豪的笑意自言自语地喊了一句：“好啊，又见到太阳了！”

如洪钟般的声音震得他自己和身边伙计身上的煤灰呼呼地往下掉，身边涌起一股黑色的煤雾，煤雾把井口黑脸的人融入了进去，犹如一幅逼真的画。

他的身后有人在画里附和着：“是啊，斧子师傅，在太阳底下晒着多好啊！”

画里也有人接茬说着：“晒太阳好啊，要是天天都晒晒太阳可就太幸福了！”

还有一位伙计凑过来说着：“谁不想天天晒着太阳数日子，可是咱们选择了煤矿就是选择了黑暗，选择了危险，远离了太阳啊，没法子呀！”

叫斧子师傅的人回头瞪了那位伙计一眼：“咋了，还选择了黑暗，还选择了危险，还远离了太阳，还没法子呀。你他妈的都快成了吭吭唧唧的诗人了。都去晒太阳，那煤炭还能出得来吗，那机器还能玩得转吗，那电灯还能亮堂堂吗？”

说是瞪了一眼，其实黑眼球在这张黧黑的脸上的任何转动都是很难分辨的，甚至是徒劳的，倒是表现在眼白瞬间呈现的多少，加上刚刚的那几句话的口气让后面的小伙计感到了叫斧子的师傅是在瞪他。他眨巴眨巴眼睛，咧了一下嘴，心里沉了一下，看了看旁边的几位伙计，没敢吱声。

斧子师傅又漫无目标地说了一句：“记住，煤炭就是生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太阳属于这个世界，属于这个世上的大多数人，却唯独不属于辛辛苦苦地工作在这黑洞洞井筒子里面的煤黑子们。煤黑子黑天白日地工作在阴暗潮湿的几百尺井下，特别是赶上老白班的时候早出晚归，两头不见日头，十天半拉月见不到太阳是常有的事，他们是多么渴望和常人一样每天都见到热乎乎暖融融红彤彤的太阳啊，每天都享受阳光的照射，近些，再近些，刺一刺眼睛，暖一暖肌肤，热一热心窝子，顺便也让阳光给自己消消毒。有的伙计自编的打油诗就是最形象的写照：“披星戴月走，万家灯火归。要问我是谁，采煤大老黑。”

透过这首打油诗就会悟出，太阳和这些黑脸人几乎不搭界，不沾边，这些长期见不到太阳的人对太阳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发出的牢骚也好，埋怨也好，情绪也好，渴望也好，羡慕也好，都应该是得到理解的。他们有资格发牢骚，这个权利谁也不应该去剥夺。

“哈哈，又是一天了，说明我们还幸福地活着。”豁达乐观，大气仗义，走在前面，被伙计们亲切地称作斧子师傅的黑哥们儿自顾自地笑呵呵地说着。他已经从刚才批评小徒弟的状态里跳了出来。

斗转星移，日走云迁。社会上的称谓早已调整为同志、朋友、战友、兄弟、同学，甚至是先生，可矿井下这帮黑脸哥们儿相互间的称谓还是习惯叫伙计，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叫法，他们把伙计理解为亲切的伙伴、共事的同事、向死神决战的战友，是有着平等关系的主人称谓，而不是店小二所处的卑微地位。至于要把伙计们拆分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孙七八的时候，黑脸伙计们之间还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喊绰号，比喊名字来得省事、快捷、亲切、方便。在井下几乎人人都有着一个绰号，这些绰号有的亲切，有的可爱，有的随意，有的粗俗，这些是不同点。绰号的共同点是丝毫没有贬义。井下的黑脸伙计们相互间喊绰号是一种矿山文化，目的是顺嘴，也能给井下枯燥的作业环境添加一点儿乐趣，能起到味素、花椒面的作用。就连矿长、党委书记、科长、区长也逃脱不了这种文化，他们也都有着一个响亮的绰号，只不过喊的人少些罢了。现如今的矿长王玉柱的绰号就叫大柱子，只是已经多年没有人喊过了。党委曹书记的绰号是朝里人，至于是哪个朝代没有交代清楚，也可能指的是老曹家里的人吧。

一些刚分配来的新工人由于还没有合适的绰号，就只能冠个临时的绰号了，方法很简单，也就是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小字，甚至在名字后面加一个子字。姓张的叫小张，姓程的叫小程，姓李的叫小李子，姓侯的叫小侯子，姓孙的叫小孙子，姓苟的叫小苟子，姓杨的叫羊羔子。姓杨的够惨，姓苟的挺惨，姓侯的也挺惨，都弄到一象二狮三虎四豹五狼六狗七猫八鼠的动物堆里去了，听着不舒服啊。姓孙的就忒惨了，一见面就小三辈成孙子了，而且在孙子里面还是最小的，被叫作小孙子。凡属这类属性的人在矿里都盼着快点儿有一个正式的绰号。

过去，还真有一个姓孙的，一开始被叫作小孙子，时间一长叫顺嘴了，也没人想着给他换个正式绰号的事了，年长的叫他小孙子，年龄相仿的也叫他小孙子，年龄小的背后叫他小孙子，久而久之，谁见了他都喊小孙子，临近退休了也没改过来。最后还是背着小孙子的绰号直接退的休，以至于在矿上有一句口头禅，伙计们见面调侃都会问：“伙计啊，小孙子都退休了，你还干着哪？”

据说小孙子今年已经奔七十岁的人了，牙口倍好，吃嘛都香，满头白发，眉毛、睫毛、胡子都是白色的，就连脸上的汗毛也是白色的，黑脸人变成了白脸翁，两眼炯炯，走路咣咣的，声音嗡嗡的。鉴于年龄过大，为了体现对他的尊

重，说穿了就是尊老，更多的人已经不叫他小孙子了，而是改叫老孙子了。在村头，随便一见面都会有人喊上一声：“老孙子，遛弯儿呢？”

老孙子性情好着哪，一准不和你急，他会爽快地乐呵呵地答应着：“哎。”

老孙子也有心计，啥时候都不吃亏，见着年龄相仿的他会这样答道：“哎，老兄弟啊，你忙啊。”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句话就把你也拉到老孙子的窝里去了，都是孙子了。见着年龄小一辈的，他又会这样答道：“哎，孩崽子啊，老孙子还不老啊。”

这一回喊他的人会陷得更深，成了老孙子的孩崽子了，比老孙子还小一辈呢。

斧子师傅每天下井总是拎着两件宝贝，斧子和锯。木柄的斧子有着驴脸一样的形状，长长的，窄窄的，薄薄的，闪着一股冷冷的寒光，透着一股神圣的力量。长把的木锯有着刀鱼的外形，威风凛凛，只不过在鱼脊的位置呈现的是狼牙一样的锯齿，里翻外出，有着锯山、锯水、锯世界的能量。当斧子的力量都撼动不了的困难横亘在眼前的时候，狼牙锯齿上去拉上几个来回，什么困难都会躲到一竿子以外的地方去了。斧子师傅边说话还边伸展着拿着斧子、锯的双手，仿佛一个夜班的劳累还不足以消耗掉他体内储存的能量，脚下还在发出咣咣的声音，身边带出一阵阵飕飕的风，大有人未到你的身边，一阵风已经呼呼地吹过来了的感觉，这在矿里被称为大斧子旋风。从他臃肿的工作服有点儿裹不住的躯体就能知道，这是一个大块头的人。

他叫王大福，他的绰号大斧子比他的名字还响亮，在擂鼓台矿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徒弟辈的敬畏地喊他为斧子师傅，年龄大些或相仿些的伙计们习惯喊他大斧子，矿里、区里、队里的领导们则亲切地直接喊他斧子，队组的班前会上、井下的掌子头也一律以大斧子为正式称谓，以至他的本名王大福都快被大家忘掉了，他自己也忘得差不多了，只有在偶尔填报档案的时候用上一回。

有时班前会上谁要是在点名环节真的喊上一回大斧子的大号王大福，大斧子本人也会无所适从，不知道喊谁。有一回竟回过头来冲着伙计们问上一句：“来了没有，怎么不应一声啊？”

大斧子这一生同大字结缘，名字里有大字，叫大福，绰号有大字，叫大斧子，长相里大字更多，大脸盘，大眼眶子，大眼仁，大鼻头，大耳垂，大脑门，大手，大脚，大身板，说话大嗓门，脚穿大号鞋，走路迈大步，酒量大，饭量大，力气大，再加上连鬓胡子，虎背熊腰，一米八二的大个头，那体格壮得像大

象，如同机械工厂里锻造出的毛坯件一样，冷眼看上去麻麻淋淋的，有些粗糙，其实内里是一位钢筋铁骨的铮铮汉子，肩上扛着六七十斤的圆木，在工作面跑上两三个小时，不带喘粗气的。一般的人凑到身边，拽住他的臂膀撼上几下他会纹丝不动，他的臂膀稍一用力就会把这个人甩出三四米远，然后还会微微一笑略带轻蔑地说上一句：“小子，还想和我比量比量，你啊还嫩了点。回家再练上几年，再来会我，怎么样，啊？”

“碰子啊！”大斧子头也不回边走边对身后的一个伙计说着。井下的伙计都习惯喊对方的绰号，叫起来方便、亲切，至于每个人在户口本、登记簿上的名字则鲜有人提及，只不过大斧子的绰号比别人响亮些，在擂鼓台矿可谓是无人不识，无人不晓。就是在擂鼓台镇这一疙瘩一块也绝少有人不知道大斧子的。

“你小子，明天别睡懒觉，你给我早点下井，先把圆木备好喽，二〇的圆木，六十棵，一棵也不许少了，别误了我们班进道啊。”

“黑马，”大斧子还是走着没回头，继续安排着，“想着啊，明天多带些把铜子，好多进几米道啊。”

“杠子头，你奶奶住院有一段时间了吧，明天你歇一天吧。都半拉月没歇工了。”

叫杠子头的是个年龄小一些的伙计，两条小细腿套在宽大的靴子里前后紧捋着，在他两排不太整齐的牙齿露出的同时，他那有些稚嫩的声音也同步地散发出来：“斧子师傅，我都快一个月没歇工了。”

“是吗，快一个月没歇工了。怨我，怨我，太大意了，光顾着出煤了，怎么把杠子头歇工的事给忘了呢？歇，明天一定要歇一个，去看看你奶奶。不过你个小兔崽子可别跟你奶奶说我没让你歇工啊，你要是出卖我，小心我饶不了你。”

说着，大斧子还用斧子的背轻轻地敲了敲杠子头的帽子。他惧杠子头的奶奶是有缘由的，那可是大斧子的师母啊，况且他又是个讲情讲义大写的人，自打大斧子的师傅在一次冒顶事故中牺牲后，他就没忘了这位师母，家里有个大事小情总落不下大斧子去帮衬，工作再忙，遇到逢年过节都要亲自去看看师母拜上些年，唠上几句，割上二斤一等的肉，或是送上几斤蛋糕、几瓶罐头。

前年，杠子头到矿上挂了号头，大斧子听说后亲自跑到工资科硬是把他给要到自己的小组里，每天形影不离地带着，生怕给磕着碰着，有个什么闪失。

只见大斧子不由自主地晃了晃头，又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是啊，师傅都死去二十二年了。”

别看他字认不了几个，记忆力还是蛮好的，二十二年了记得一点儿不差。大斧子记忆好，干起活来也是叫好，噉里咔嚓，从不拖泥带水，更不容任何人往眼里揉进半粒沙子，伙计们在他身边没人敢说半个不字，安排干啥没有打退堂鼓的。可是谁家要是有个大事小情，第一个关心的人还一准是他。

大斧子又对身边的一个小伙计说道：“半拉架，你小子给我注意点，要是再整天地上花班，我就开了你。别他妈的占着茅坑不拉屎，干活时找不着人，就在花名册上凑个人数。”

叫半拉架的小伙计对采煤这个行当不感兴趣，嫌累，怕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整天地上花班，高兴了就到班上干一天，不高兴了几天不朝面。就是到班上也不想干活的事，哪一项业务也不精，凡事拿不起来放不下的，大伙顺水推舟给他起的绰号就叫半拉架。

大斧子小组里的伙计还有一些可爱的绰号，如，板凳子、狗人、老流氓、海子、煤门子、腊木杆等，每一个绰号都有一段故事或缘由。

腊木杆是以长得瘦长著称，这个怨他自己，你要是长得胖一点儿就不会是这个绰号了。其实啊，二十年以后腊木杆还真的胖了许多，可是竟没人想着给他改绰号了。

狗人是因属性导致。这个纯怨他的爹妈，非得选个狗年把他生了下来，换个年头就不会是狗人了。不过真要换个年头，弄个龙人、牛人倒是好了，要是弄个蛇人、鸡人、猪人、鼠人的，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

海子的绰号是由出生的准确地点引申而来的，不过他的出生地不是在海里，而是在湖里，是一个不太大的湖。不太大是多大，不太大就是翻一汽车货进去能填满一半那么大的湖，和青海湖、和西藏的纳木措是没法比的，不成比例，也比北京的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小多了，他妈妈怀他九个月的时候不慎掉入了村头的湖里，在湖里生了他。由于他妈妈是蒙古族，蒙古族人喜欢把湖叫作海，本应叫作湖子的他自然地叫作了海子。

老流氓这人文明着呐，见着脸生的女人还没说话自己的脸就先红了，见着熟识的女人脸也红，结婚这十多年了，每天回家见到自己的媳妇儿脸也红，这件事的根子不是他脸小，都是酒糟鼻子在脸上放射的红色造成的。不过这人性情好，品格好，没进过拘留所，没去过劳教所，没离过婚，没有重婚的历史，没搞过别的女人，没打过架，没旷过工，没偷东摸西。和自己的媳妇儿搞对象时，前后谈了三年零一个月，竟没摸过对方的手，没说过“我爱你”。换句话说吧，就是没

有任何劣迹，属于道德底线范畴内的人。最大的毛病是在井下干活的时候急眼了骂过人，也不是天天地骂人。最大的业绩是曾经被采煤区推荐为矿里的劳动模范，后来因矿里讨论平衡人选被拿了下来。那一年他是坐在俱乐部台下看着别人上台去领取劳动模范奖励的。这是一个姓刘的人，也因为每天不管是谁只要见面问他一句：“老刘，这段时间工作怎么样？”

他都会心情超好地回上一句：“忙啊。”

至此，老流氓的雏形产生了。时间一久，就因为老刘忙和老流氓谐音，老流氓的绰号就豁豁亮亮地叫起来了。仗着都是老伙计、老熟人，都知道老流氓不是真流氓，咋喊也就无所谓了。要是正巧有人喊他老流氓的时候，冷不丁地在一旁真的遇到一个陌生人，人家一定会认为老流氓有前科，不是个好东西呢。

大学生，这是称呼刚刚入矿一年多的大学毕业生，还没有来得及被伙计们起绰号的技术员董志民，其实啊，他在老家还是有着乳名的，叫留柱，只不过没随档案一起过来。说来也怪啊，所有人的档案里对十岁以前的事只记载一件事，就是出生在哪一天了。从出生第二天到十岁基本就没什么记载了。“大学生，你呀，明天想着啊，把图纸带上，把开切眼弄准了。咱们组得大干一场了，不能输给别的组呐，矿里需要煤啊。”

在黑咕隆咚的井下干了一整夜了，征尘未洗，饭没吃，水没喝，就又在安排下一个班的工作。这就是可爱、可敬又默默无闻的煤矿黑脸的人啊。

“王矿长，你下井啊？”老远，大斧子就兴致勃勃地冲着迎面过来的一家子矿长喊了一声，黑脸哥们儿都习惯大声说话。

矿长王玉柱稍一迟疑，便认出了他，这也可能是王矿长的特异功能吧。“斧子，升井了，干了几架棚啊？”

一架棚就是进两米多道，能蹦出八九吨煤，那可是煤矿赖以生存的产量啊。

“几架？二十八架。”大斧子拎着斧子借助不太灵活的手指头比画着，歪着脖子乐呵呵自豪地说道。

王矿长一拍大斧子的肩膀，乐呵呵地赞许地说了一句：“斧子，行，好样的，下个班还得给我多干点儿，现在可正是夺煤大干的关键时刻，工厂、电厂都等着要煤啊，我都快推不开门了。记住啊，产量第一的位置可不能让给别的小组呐。”

说着便擦身噌噌地走了过去。

大斧子真是好样的，他是个带着豪气的人，走路带着豪气，说话带着豪气，

干活也带着豪气，骨子里就带着豪气，至于他的豪气是否有遗传基因无从考证，但他的豪气是与生俱来的这一点却是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领导认可，伙计们也认可。从挂号上班那一天起，他就带着十足的豪气。在矿里三十多年了，和谁也没说过软乎话。他眼里有活，采煤工作面里那些活计可说是样样精通，一看便知道这活怎么干。手里也有活，八级大工匠，全矿屈指可数，有疑难活计的地方就有他的出现，属于干起活来嗷嗷叫的主，有难啃的骨头，矿里、区里的领导最先想到的是让他上，矿上有了什么活交到他的手里，领导们是一百个放心。邻居们也经常在三更半夜听到矿里来人砸他家门的声音：

“斧子师傅，井下有事了，区长让你回去。”

“大斧子，工作面冒顶了，调度室让通知你赶快下井去处理。”

“大斧子，快醒醒，矿里出事故了！”

这样的声音每个月都会出现几回，虽然总是借光跟着受到惊扰，附近的村民们却都习以为常了，倒是如果有一段时间没人来敲门，大家还会觉得纳闷呢，是矿里没事了，还是大斧子没在家，不能啊，大斧子一个采煤工人也不可能出差呀。

大斧子是一个嘴里有话的人，憨厚的性格，透明的胸膛，率真的人，这个世界反映到他的眼里的是个什么景象，他的嘴里就反应出什么态度，把一说作一，把二读作二，总是让三待在三应该待的地方。他笃信：“天下的弓都是弯的，世上的理都是直的。”恭维人的事一边稍息去，一辈子轮不到他，说话从不看领导脸色，总是犟个理。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不能说假话。”

人常说：“人争气，火争焰，佛争一炷香。”大斧子这一辈子争的是煤炭产量第一。他带的小组曾经创出全矿的煤炭产量最高纪录，矿里把他个人评为了年度的劳动模范，奖励他一匹蓝咔叽布。拿到布，大斧子二话没说，跑到区长办公室冲着老损就问：“活是小组的伙计们干的，他们的奖在哪儿呢？”

老损这名字太难听了，是谁呀，堂堂擂鼓台矿第一区——采煤区大区长毕国玉呀，那怎么叫老损呢？其实啊老损这个人可不属于太损的人，充其量闲来无事好开个玩笑，他开的玩笑有点荤，大多是少儿不宜，女人远离，适合在井下男人成堆的地方传播。属于黄榜名人，幸运的是警察每次扫黄都让他漏网了。他是外地人，家乡盛产竹笋，每次回乡探亲都会给伙计们带些竹笋，有一次带回的竹笋有些老了，伙计们拿回家一吃嚼不动，第二天上班就冲着毕国玉说，你这带来的

哪是竹笋啊，简直是老笋。循着谐音日后他的绰号老损就自然而然地叫起来了，不过那时候他还不是区长呢。

老损耐心地对他说：“斧子啊，你是全小组的代表，奖励你就是奖励你们全小组了。”

大斧子一听作为区长的老损这么讲话，气得好半天没说出话来，好半天以后说出来的话，也让老损没了脾气。“啊，奖励我，我自己得奖了。我还代表小组了，小组的伙计们就没奖了。屁话！”

末了，他把一匹布扔到了老损脚下，屁股一撅达，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样的汉子凭啥在别人面前弯腰，说软乎话啊？

一九五二年，十五岁就挂号到矿上参加了工作。这是他自己记忆里的岁数，不准，是他曾经的后妈不太了解情况，也是不太负责任造成的，后来入党时组织上去他的老家山东省莱芜县外调才搞清楚，他是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不过，第一份登记表填写的是一九三九年出生，按照上级人事部门的规定只好将错就错按照错了的年龄掌握了，这也导致最终他在岗位上多干了两年才退休。

别看大斧子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可是他有把子力气，头脑灵活，胆大心细，干活从不藏奸，一年多的时间就成了采煤工作面里响当当的大把式。正赶上一九五四年，新中国的工人由工分制改为八级工资制，自我申报的时候，敢报六级、七级工的都是凤毛麟角，大斧子张口就说：“我报八级。”

八级工在当时是井下最高的级别，这个级别的人是要对所有的活计样样精通的，出现险情的时候要当得了主心骨，拿得了主意，敢站在前边领着伙计们一起干的。大斧子自告奋勇地要报八级工，一旁的伙计们竟然都频频点头，没有一个人说“不”字的，偶有几个发言的，说的也是赞许的话，竖手指头给赞的人比较多。

“大斧子拿八级工够格，咱服气。”

“斧子师傅不拿八级，谁敢拿。这井下的最高工资就是给大斧子量身定做的，他不拿可不行。”

“就应该他拿，他不拿八级工，我、你七级工、六级工也拿不成了。”

伙计们起着哄地喊着，挺他、赞他，可见大斧子的能力是得到大家伙的普遍认可的。

也是，报几级工要有几级工的手艺才行，他的手艺在那明摆着呢，谁敢和他掰腕子啊。要不怎么队长、区长，甚至连矿长都处处高看他一眼呢。

大斧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见过国家主席，受过皇帝的召见。有人会说，胡

说吧，不是胡说，是真话。有人会说，穿越吧，不是穿越，是现实。有人会说，过去吧，不是过去，是以后。帝制早就废除了，国家也共和了，说见过国家主席还可能，从今以后被皇帝召见可能吗？嗨，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大斧子直性，从不顺情说好话，但比干活的态度，比干活的能力，比对矿山的贡献，一起摸爬滚打的伙计里面可没有敢跟他比高低的人。论采煤的各种活计没有能难住他的事，久住坡，不怕陡。他可是在矿里红透半边天，感染全天下的人，是个从头一天早晨起来红到第二天早晨、第三天早晨照样红的人，在一起干活的伙计们眼里是红人，在各级领导的眼眶子里也照红不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红人，三十多年了始终是个黑脸的红人，矿里年年的劳动模范光荣榜上第一幅大照片，雷打不动地是大斧子。家里劳动模范的奖状贴了整整一面墙，上面的红色戳子有矿里军管会的、革命委员会的、党委的、行政的、工会的，还有矿务局的、市里的、省里的，时间最早的标注着一九五二年，相继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几乎是年年不落，已经具有了极高的文物保护价值，只是他不太懂这些东西存在的经济意义。

二 一道风景线

大斧子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叫莱芜的地方，解放战争的一场知名的战役就是在那里打的，打得那里的土地涂炭，打得那里的百姓民不聊生，打得国民党的部队屁滚尿流，打得后来拍出了一部著名的影片《南征北战》，打得在那里建了一座莱芜战役纪念馆。当然，再后来国家的解放也与这场战争有着特定的关系。大斧子的父母去世得早，这倒和莱芜战役没有直接的关系，打这场战役的时候他的母亲早已死去了，后来父亲也跟着死了。父亲死后给他留下的是一间七漏风八漏气的茅草房和一位特长里没有善良的后妈。父母死后，接续几年又赶上连年大旱，几乎是颗粒无收，家中吃了上顿没下顿，肚子饿到前心贴后心，每天硬是靠喝点粥或是喝点凉水撑着，喝进去的东西在肚子里直晃荡，一泡尿撒出去肚子又是咕咕叫了。在家乡实在混不下去了，九岁那年他就跟着逃荒的人群误打误撞地闯关东来到了这里。当然，他的后妈也在他之前跟着别的男人逃荒到别的男人的家里去了。

闯关东，闯关东，到了关东才知关东也是一样的穷，没房子没地，没爹又没娘，日子同样是难熬。好歹靠着左邻右舍的接济，再加上大斧子那时候虽然年龄小却长得比同龄的孩子大了整整一个号，能吃点儿苦，每天到矿上背上几篓子煤炭，到集上卖了换上几张金圆券，买上几个窝头或是几张煎饼就着咸菜，再喝上一瓢井水来打发日子。不过这样的日子也没有保障，说是到矿上背煤，其实是去矿上的大煤堆偷煤，遇到矿上保安管得紧了，三两天背不回煤来的日子也是常有的，他也只能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好歹这样的日子不是太长。人民解放军来了，人民解放军这次来了不像以往

在莱芜打完了仗又走了。这次，毛主席、共产党派人民解放军来把这块土地解放了，老百姓当家做主了，日子总算好过了。后来他又在矿上挂上了号头，没几年又娶亲成了家，成了一个标准的倒插门的女婿，不过还好的是他插门过来的时候岳父岳母已仙逝多年了，他不仅娶了岳父岳母的宝贝女儿，还继承了岳父岳母在村子里的房产，他却一丁点儿也没受过来自老岳父的呵斥和老岳母的白眼，这也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倒插门女婿。

屈指算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来的时候是孤单一人，现如今已是一大家子人了。老伴儿肇三妹是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满族妹，早三百年，她祖上还与爱新觉罗家族是远房亲戚呢。一口纯正娴熟的东北话，每天的一切都是以大斧子为中心，在家浆浆洗洗，扫扫涮涮，缝衣做饭，繁衍后代，为他生养了三个如花似玉的闺女。大闺女是矿上医院的护士，二闺女大学刚毕业，是矿上机电区的技术员，三闺女在矿上井口做矿灯发放工。大斧子虽然也盼着啥时候三妹能给他生个带把儿的儿子，不过对这三个闺女还是蛮喜欢的，一天见不到三个闺女觉都睡不踏实，在井下遇到工作闲暇坐在巷道休息的时候，都不忘想上一会儿三个闺女。每天不论是在班上，还是回到家里，只要是有人提到他的任意一个闺女，他都会自豪地摇着头自语道：“好啊，养几个闺女幸福啊，知冷知热地关怀她老爹，你养个男孩体会不到吧。哈哈，闺女好啊！”

大斧子的肚子里虽然没喝过多少墨水，方块字也认识不了一箩筐，却也是活得起，摺得下，撑得起房梁，容得下妻女的堂堂的汉子，他从没像有些鲁莽的男人那样埋怨老伴儿肇三妹生不出个男孩来。

秋收冬藏，寒来暑往。夏日的一个早上，下夜班的大斧子晃着膀子摇着头娴熟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他三十余年间每天都要两点一线往返的路径，对周边的店铺、村舍、山脊、树木，乃至行人都熟着哪。一会儿独自欣赏着景色，路边倒垂的柳枝在轻轻地摇着，摇着一帘帘的翠绿，翠绿的柳枝在向大斧子示好，在向大斧子问候，在列队迎候着大斧子的到来。大斧子嘿嘿地笑着，在心里默默地对柳枝表示着亲切和谢意。一会儿他又见到了一些熟识的人，只见他还是嘿嘿地笑着，不时地点点头，离开了井下掌子头的大斧子没有了工作时的那种霸气、利落、爽快，成为一个招人喜欢的憨厚汉子，见到行人中的一个小伙子低着头走着，他笑呵呵主动地问上一句：“爷儿们，出去啊？”

小伙子抬头一看这可是在矿里极受尊敬的人物大斧子啊，便忙不迭点着头毕恭毕敬地回了一句：“斧子叔，你这是下夜班啊？”

大斧子嘿嘿地笑着，用他那被改造得还不是太彻底的山东腔答道：“下夜班，刚回来。”

二人错过身去，大斧子稍一抬头，远远就看见了三个漂亮的闺女像一道夏日里的风景线似的有说有笑地走了过来。

擂鼓台矿的地面，过去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叫那家屯子的村落，属于擂鼓台镇管辖。自从矿井开采，矿工、家眷大量涌入，人渐渐多了起来，附近的几条沟塘子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自然村落，矿工的棚厦房也像雨后春笋一般插建在村民的农舍旁，生人到了这里很难分清哪是农舍哪是棚厦房。那家屯子背面的一条羊肠小路变成了矿前的一条宽阔的柏油路，取了一个敞亮的名字——擂鼓台大道，说是敞亮，说是宽阔，说是大道，其实也就是两台解放牌卡车对面刚刚能错过去的宽幅，不过这是针对司机中的高手而言，手法差的可能就要刮车了。路的另一面林林总总地排列着饭店、药店、旅店、理发店、修表店、洗衣店、小人书店、供销社、杂货店、浴池、医疗点、缝鞋铺、缝纫铺、照相馆、派出所，还有一处大一点的娱乐设施——矿上的俱乐部也在这条街上，每隔十天半拉月的能演上一两场电影，什么《红色娘子军》《沙家浜》《奇袭》《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不算太多的革命影片反反复复地演着，间或偶有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也在这里凑热闹地热映。听说哪天要上映什么好的影片，一大早附近的百姓争先恐后地过来排队等候买票，真到卖票的时间，后来的人就挤到排队的人前面或是爬到人头上抢着买票，不管人头上面的，还是下面排队挤着买票的，只要买到票就是好家伙，然后再津津乐道地看着。有些人看完了第一遍还想着看上第二遍。只要有钱，只要能挤，就能买到票。别说要挤着买票，买票还要钱，就是不要钱，大斧子也从不不去俱乐部凑热闹看电影，不过有一部影片属于例外，那就是《南征北战》。大斧子对这部片子百看不厌，几乎每一两个月都会看上一遍，个中缘由不言而喻，这是发生在他的老家莱芜的战役，解放军的指挥部就设在自己家的镇子上——一个叫口镇的地方。每当影片上映的当口儿，也是大斧子最自豪的时节，他总会口若悬河地向身边的人介绍这、介绍那，自豪到一定程度他会说看到没，这个指挥部就在我们家的镇子上，我小的时候还在里面撒过尿呢。大斧子为自己的家乡自豪，也为自己的姓氏自豪，走到哪里都会说我姓的这个王啊，是个大姓，全中国的大姓。可是他不知道，他这个王姓在老家莱芜可不是大姓，在他家的那个镇子里陶姓都比王